

人文地理

元好问与古州名胜冠山

□郝秦峰

深秋九月,平定州西南方向的游览胜地——冠山,别有一番景致。天高云淡,更显山势峥嵘。爽气宜人,愈增登临之兴。古松盘曲蓊郁,鳞爪参天。枫叶灿若朝霞,层林尽染。石桥如虹飞跨山涧,清泉似琴鸣奏朝昏。林间小径偶现樵夫身影,山麓寺院频传佛号经声。这一年是公元1245年,即蒙古乃马真后称制的第4年,26年之后的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“元”。这座寺院长松掩映,殿宇巍峨,显得庄严肃穆。大雄宝殿之后站立两位游客,一位年近五旬,身材魁梧,英气勃发。另一位年纪略大,面容清癯,显得文质彬彬。他们分别是平定等州总帅聂珪、“北方文雄”元好问。

高僧身出大觉寺

聂珪(1197—1252),金元间寿阳人,字廷(庭)玉。金末辟为委差官,后率众降蒙古,受招抚副使。击败武仙,以功授平定等州总管都元帅。为政缓急轻重,悉有条理。喜好结交文人雅士。《新元史》有传。聂珪在平定等州任职约十六年(1235—1251),所辖除平定州外还有皋州、邢州、晋州等处。元好问(1190—1257),字裕之,号遗山,秀容(今忻州)人。金代兴定五年进士,累官至尚书省左司都事等职,金亡不仕。《金史》有元好问与其生父元德明传记。《平定州志》“人物·流寓”载其事迹。元好问是金、宋、元三朝交错之际的文学大家、历史学家、文化活动家。此前的金宣宗贞祐四年(1216),为避蒙古兵乱,遗山举家南渡到达河南。登兴定五年(1221)进士第,不就选,后应宏词科试。历任国史院编修官、三任县令(河南镇平、内乡、南阳)、尚书省掾。金哀宗天兴二年(1233)汴京陷落,遗山被羁押至山东聊城。蒙古太宗九年(1237)方才在南渡后第一次返回太原。

聂珪与遗山谈到了一位曾在这座寺庙出家的高僧徽公。这位僧人是平定人,生于金代明昌三年(1192),俗家时名为和澄徵。他少年时比较文静,遇到寺庙会不自觉地行礼。七岁时,告诉父亲要出家。父亲把他送到冠山寺院,拜宗圆和尚为师。他勤行精进,几年后离开平定到南方访求名师。先是在亳州、泗州一带,后到嵩山少林寺、洛阳龙门山宝应寺,最后到达河南嵩山龙潭寺,拜高僧虚明寿和尚为师。不久就被推为首座。正大二年(1225),徽公到亳州普照寺开坛说法,声望渐起。他住在大名(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),慕名而来求学的很多人。不久因为补印《藏经》被赐号“寂照通悟大禅师”。徽公还擅长琴道、诗词。遗山说:“以前有一次我路过大名,曾经去拜访徽公。我的先祖曾生活在平定,但还未曾和他提起。”聂珪说:“徽公近年来年纪大了,希望能叶落归根。我已准备派人前去迎接。”彼时大殿之后有一株古松,枝干粗壮,盘曲高耸,直入半空。遗山看了十分喜爱,不由得用手轻轻抚摸树干。聂珪又说:“这株松树原先还更壮观些,画工经常来描摹写生。今年夏天一主干忽然被大风折断,风貌不能和以前相比了。”遗山听到此处一怔,有一种不祥的预感——难道徽公他……

此后遗山离开平定,前往山东东平。过皋州时寄诗于聂珪。而后经马岭、邢台前往大名。在到达大名时,得知徽公已经在三日前辞世了!其弟子告诉遗山,师傅在十一月初五时有点小病。五天之后,沐浴更

衣,留下一首偈后就圆寂了,享年五十四岁。弟子们知道元好问祖籍平定,与徽公同乡,于是请求他撰写塔铭。《金史》传记亦有“兵后,故老皆尽,好问蔚为一代宗工。四方碑板铭志,尽趋其门”的记载。遗山知道无法推辞,于是撰写了《冠山寂照通悟禅师徽公塔铭并引》。此文收录在《元好问全集》(三晋出版社,2015年)中。文中记述了徽公一生求法的经历,也记述了自己和聂珪的冠山之行,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史料。塔铭曰:

父无此儿,祖不渠孙。秘窟龙潭,孤奉佛恩。其生也坐断水月之场,其没也卧护稠林之门。岿然一塔,如不动尊。渺冠山之云,澹兮似无所存。异时触石而起,又安知其下涵盖乎乾坤。

徽公所著《升堂语录》《解道德经》并诗、颂、杂文等。去世后七日,“远近会葬,倾动州邑。茶毗之际,灵异甚多。起塔于二祖(惠可)元符禅寺与山阳之白茅寺,遵遗令也。”白茅寺现名白云寺,位于河南省辉县市西30公里的太行山麓。据学者温玉成《元好问〈徽公塔铭〉注》(《山西大学学报》1985年第3期)介绍,“徽公塔在白云寺东南不远的山坡间。这是一座五层方塔,青砖垒成,高约九米。塔的第一层正面镶有石刻塔铭,是金末元初著名诗人元好问所撰”。

光绪版《平定州志》中有“冠山在州西南八里,状如冠,故名。山麓有资福寺”的记述。在“坛庙”中关于资福寺的记载是,“元至顺辛未建,明洪武元年重修。正德二年拓建后殿。训导高士达、州人白镒、曹俱有记”。至顺辛未,即1331年。据元好问所撰碑文可知,至迟在徽公七岁出家时冠山已有寺院,这一年是金章宗承安三年(1198),比州志记载早了133年。这也与赵秉文在金代大安二年(1210)任平定州刺史时所写的诗篇《重午游冠山寺》相印证。而且,遗山在铭文中还明确记载了当时寺院的名称为“大觉寺”。“七岁白其父求出家。父知其代植善根,送之冠山大觉寺,师宗圆大德洪公”。

关于在冠山的一段经历,遗山是这样记述的,“往予过大名,曾一诣师。予先世家平定,然未尝语及之也。今年秋九月过平定,游冠山。聂帅庭玉指似予:‘此寺即徽上人落发处也。渠已老,故瞻粉榆,有终焉之志,且夕往迎之矣。’时殿后一大松,槃礴偃蹇,高出尘表,予拊而爱之。庭玉又言:‘此松先有虬枝,及地而起,画工往往貌之以为图。此夏忽为大风所折,松今非向比矣。’予私念言:‘成都石笋折,随有当之者。上人其不谓乎?’及到大名,而师之逝已三日矣”。

冠山移得近城头

元好问另一处诗文中提到冠山,是在其《乡郡杂诗五首》其四。诗曰:新堂缥缈接飞楼,云锦周遭霜树秋。若道使君无妙思,冠山移得近城头?这组七绝诗歌据考证写于蒙古宪宗元年(1251)秋,距离上次冠山之行之过去六年时间。从组诗前几首的内容来看,这次遗山到平定依然是由总帅聂珪接待。另外,著名数学家李冶(古州六贤之一)当时在平定,他和遗山也是好友。元好问在组诗小序中写道,“余家自五代以后自汝州迁于平定,宋末又自平定迁忻,故文字中以平定为乡郡。”诗中的“使君”是对州郡长官的尊称,指总帅聂珪。

诗歌描述了作者在州署(师府)

内的所见。新建的厅堂位于高台之上,与闻名遐迩的涌云楼相连接,如仙山琼阁一般,气势非凡。时值深秋,庭院内栽植的几株乔木叶子金黄、橙红、苍绿,色彩缤纷,仿佛片片彩云从天而降,环绕四周。州署位于上城,地势颇高,新建的华堂与涌云楼又高出城墙。登临眺望,远处的冠山如文人雅士所戴的纶巾,在祥云映衬下巍然矗立,寺观亭台历历在目,如同移到近前一般。真是应当赞叹使君的奇思妙想啊!

《乡郡杂诗五首》其一:百年乔木郁苍苍,耆旧风流赵与杨。为向榆关使君道,郡中合有二贤堂。或许是遗山先看到了这座新建的厅堂,触景生情,因而向聂珪提出了设置纪念赵秉文、杨云翼的“二贤堂”的建议。

借景是古典园林建筑中常用的构景手段之一,是在视力所及的范围内,将好的景色组织到园林视线中的手法,有收无限于有限之中的妙用。州署内的新堂和名楼通过提高视景点的高度,使视线突破城墙的界限,让登临者游目骋怀,极视听之娱。遗山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特征,驰骋想象,将其艺术地表现在诗句中。

《金史》元好问传记有“其诗奇崛而绝雕削,巧缛而谢绮丽”的记述,我们从这首诗中也可以品味到这些特点。此诗在后世广为传颂,并为许多诗人题咏、化用。明代平定才子白孕彩有一首《赋得冠山移得近城头》七律:堂成槽畔压高台,移取冠山一面开。讶似夸娥新负出,疑如灵鹫飞来。乘樛不事邻青嶂,着屐无劳傍碧苔。终日城头山色拥,偏宜清啸且衔杯。清代康熙年间著名诗人王士禛,号渔洋山人,他在《涌云楼故址》一诗中写道:更忆左司诗律好,移家曾费买山钱。因元好问曾任金朝左司都事,故以此代称。诗句的意思是,遗山诗句真是高妙啊,轻描淡写中就就把冠山移近城头,还不曾花费购买山林的钱。同是康熙年间的浙江钱塘人赵端在《平定十二忆》七绝组诗“冠山”一首中写道:冠山飞翠入平州,缥缈高城烟景收。想象遗山诗句好,周遭云锦是新秋。乾隆年间平定州刺史姚学瑛在《平定官署抒怀》七律中有句:冠山移得近重城,雅喜松涛杂雨声。乾隆年间进士董元度是山东平原人,喜好游赏山水,他在七律《榆关》中写道:高敞书堂坐翠微,山光初近欲沾衣。道光年间“三代帝师”祁隽藻在《读元遗山诗》七绝中有句:冠山飞入涌云楼,更忆阳泉道院幽。

据已故文史研究者杜锡先生文章《也谈〈新发现的一首吟冠山的古诗〉》(收录在其著作《三余随笔》中)介绍,(李宿定先生的祖上李廷庚在光绪十四年戊子(1888)参加山西乡试的一份试卷,保存至今,诗文俱在。所考诗的题目即是《赋得冠山移得近城头》——得“山”字五言八韵。这种诗体大多以著名诗人之诗句命题,冠以“赋得”二字,故称为赋得体,亦称为试帖诗。这次考试要求考生写一首五言排律,韵字为“山”所属的平水韵上平十五删韵,内容以元好问的这一诗句为题材。乡试是省级考试,每隔三年举行一次,时间是在秋季的农历八月。读书人都要汇聚到省城参加考试,中式者称为举人。从这则史料也可以看出遗山的这句诗是非常有名的。

元好问登临冠山虽未留下诗文,但为高僧徽公所撰塔铭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。另外,他妙手偶得之名句也为这座文化名山增添了无穷的魅力。

书画作品



小城一隅(钢笔淡彩)

王惟中画

文化视线

时间向前 我们向上

——写在“小笔杆·画阳泉”绘画作品大赛展展出之际

□赵春仙

这一天,大家脸上带着笑容,耳边飘着笑声,心中充满热情,周边一片喜气洋洋的欢乐气氛,因为“赓续红色血脉 传承红色文化”小笔杆·画阳泉红色景点绘画大赛展在孩子们的期待中展出了。

彩色背景的展板上,悬挂着孩子们的作品,精巧的、热烈的、调皮的、可爱的、呆萌的……

仿佛听到绚丽的彩团在叮叮咚咚地碰撞、交融,仿佛看见一双双瞪得圆溜溜的眼睛乌黑发亮、熠熠闪光,眸子里盛放着梦想的光辉。

孩子是天生的梦想家。“小笔杆·画阳泉”红色景点绘画大赛展,是为孩子们铺就的通往艺术梦想的旅程。

“小笔杆”面向6—12岁(少儿组)、13—17岁(少年组)的全市少年儿童征稿,自启动之日起,吸引了广大少年儿童的踊跃参与。征稿时段,我每天都碰到去策组部领取参展证或者交稿的孩子,有时候,会和他们聊一聊,有意识触碰一下孩子们激昂多彩的童心。

“百团大战纪念碑,彰显了抗战时期勇往直前的浴血壮烈;石评梅故居,流传着才女佳人笔墨救国的昂扬气概;荫营烈士陵园,飘荡着阳泉儿女保家卫国的缕缕忠魂。”孩子们说。对于色彩的应用,他们也大胆地做出了自己的探索。

“上半部分我将红色景点以老照片的形式进行拼接,以灰白、灰蓝等冷色调系为主,呈现出复古做旧的视觉效应,更能体现出革命历史感。下半部分用鲜艳的色彩绘出少年儿童站在红色丝带上,向红色革命历史敬礼的场景。”

“蓝天白云掩映下的狮脑山,我用色彩度较高的嫩黄色和钴蓝色绘制百团大战纪念碑,形成强烈的视觉效应,用灰白等冷色调展现百团大战纪念馆的庄严。”

“大面积使用翠绿色表现茂盛的森林,浅灰色表现山石阶梯,以此来展示我市药林寺这一独特美丽的红色景点。”

孩子们到我市A级景区、红色文化遗址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、红色乡村旅游点进行采风,在采风中接受红色洗礼,深悟红色文化,在可歌可泣的红色历史中找寻具有典型意义的人、事、景进行表达,用情真意切的孩童视角和丰富的想象力进行创作。

孩子们的作品,每一次落笔,每一根线条,每一处晕染,都是一份才智,都是一中精神,都是一个故事。

阳泉是一座红色城市,引导孩子用眼、用心、用作品抒发对家乡的热爱之情,让孩子们从艰辛历程与辉煌成就中获得创作灵感,在描绘中再转化、再呈现、再诠释,这种体验必将鼓励并开拓少年儿童的艺术探索和艺术创新,提高孩子们的文化修养和绘画才能,更重要的是有助于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。

入其内,出其外。这样完成的作品,自带一种风采,一种光芒,这种光芒能够照亮他人,而最重要的是孩子的自我照亮。

从校园到社会,从个体到家国,从想象到实践,他们一路走,一路画,浓墨重彩地记录英雄,呈现英雄,英雄才能在孩子心中生根,才能让红色文化意义传达得更深远。

孩子们的作品,虽还不能称之为“艺术”,但他们已背起画夹,朝着艺术梦想——昂首启程。

艺术的本质是创造,学习艺术就是为了学会创造,在创造的行程中,感受创造的乐趣,也感受创造的磨难,在分享的过程中,感受绽放的欢喜,也感受与人共鸣的幸福,这是一个画画家日益丰富的过程,也是通往艺术之路的一种探索。

时间向前,我们向上。追梦的少年们,正迈开脚步,朝向未来,踔厉奋发。